

Processo n. ° 289/2023
(Autos de recurso cível)

Data: 26/Outubro/2023

Assuntos:

- **Execução**
- **Título executivo**

SUMÁRIO

Tendo a executada reconhecido, no próprio documento que serve de base à execução, a existência de dívida para com as exequentes, tal documento pode ser havido como título executivo.

O facto de o pagamento dever ser feito em seis prestações mensais não constitui obstáculo a essa qualificação.

O Relator,

Tong Hio Fong

Processo n.º 289/2023
(Autos de recurso cível)

Data: 26/Outubro/2023

Recorrentes:

- Companhia de Andaime A Limitada e Companhia de Engenharia B Limitada (exequentes)

Recorrida:

- Companhia de Engenharia C Limitada (executada)

Acordam os Juízes do Tribunal de Segunda Instância da RAEM:

I) RELATÓRIO

Nos autos de execução movida pelas exequentes Companhia de Andaime A Limitada e Companhia de Engenharia B Limitada, ora recorrentes, contra a executada Companhia de Engenharia C Limitada, ora recorrida, todas identificadas nos autos, foi liminarmente indeferido o requerimento inicial de execução.

Inconformadas, recorreram as exequentes recurso jurisdicional para este TSI, em cujas alegações formularam as seguintes conclusões:

“1. 原審法院在裁判內未有詳細說明是哪些理由導致原審法官須作出初端駁回的決定。

2. 基於此，裁判在缺乏法律依據的情況下，違反了《民事訴訟法典》第571條1款b項規定，從而引致判決無效。

3. 倘若上述的法律理解未能獲得尊敬的法官 閣下之認同，上訴人尚不放棄以如下的事實和法律依據去繼續提起本上訴。

4. 被執行人為在澳門依法成立的一間有限公司，所營事業為樓宇之建築裝修及維修工程、土木工程，建築物設施之安裝工程和其他相關之建築及公共工程，工程技術及建築劃則等。(見執行聲請書文件3，在此視為完全轉錄)

5. 一直以來，被執行人主要通過其股東及行政管理機關成員D與第一請求執行人洽談、商討、聯繫，並尤其包括簽署工程合同和其他相關文件。

6. 如常地經洽商後，約於2019年3月，被執行人欲委託第一請求執行人就氹仔XX酒店提供外牆棚架的搭建及拆除工程。

7. 為此，第一請求執行人向被執行人發出一份「氹仔XX酒店外牆棚架工程報價」，該報價在2019年3月23日由被執行人通過其股東及行政管理機關成員D簽署及蓋章確認。

8. 這樣，由2019年5月開始第一請求執行人便按照被執行人的指示開始“XX工程”的各項施工。

9. 期間，工程進展一切正常，被執行人亦有確認工程進度。根據工程相應進度，第一請求執行人分別5次向被執行人提交「糧單申請表」，被執行人從沒有對「糧單申請表」或對該工程提出過任何爭執或否認，直至2020年11月前，被執行人亦有支付各期載於「糧單申請表」上的工程進度款。

10. 直至2020年11月前，因第一請求執行人隨進度完成相應工程部分，經提交「糧單申請表」後，作為支付相應部分的工程費用，被執行人分別簽發四張支票予第一請求執行人，合共已支付金額為MOP2,534,088.00，包括：

i. 於2019年9月19日簽發編號為03189086之支票，金額為MOP1,000,000.00，其中MOP65,912.00屬其他工程的款項，而MOP934,088.00為本案涉及工程之部分工程款項；

ii. 於2020年1月21日簽發編號為03189196之支票，金額為MOP1,000,000.00；

iii. 於2020年4月13日簽發編號為04472485之支票，金額為

MOP200,000.00 ;

iv. 於 2020 年 11 月 11 日簽發編號為 05189766 之支票，金額為 MOP400,000.00。

11. 於2020年1月，整個“XX工程”完全竣工，有關的棚架亦隨完結而由第一請求執行人全部拆卸清理，所有的工程內容亦已獲被執行人確認。

12. 整個“XX工程”的工程總金額合共為MOP3,494,099.32，第一請求執行人給予優惠折扣，故最終工程總金額為MOP3,200,000.00。

13. 上述的工程金額已向被執行人提交，但被執行人至今仍沒有在第一請求執行人發出《結算糧單申請表》後按雙方的約定支付餘下的工程款項。

14. 基於此，被執行人尚未繳付予第一請求執行人之工程款項為 MOP665,912.00 (MOP3,200,000.00-MOP2,534,088.00)。

15. 對於被執行人突然停止支付的行為，第一請求執行人感到非常驚訝，但本著善意、友好及合作原則，第一請求執行人隨即與被執行人安排進行商討，並與其股東及行政管理機關成員D多次協商，給予其合理的寬限期。

16. 然而，被執行人只是不斷地以不合理的理據拖延，始終沒有再作出任何支付。第一請求執行人只得多次透過口頭方式和電話信息要求被執行人必須正視工程款支付的責任。

17. 最終，在2022年5月23日，為保證將會以分期方式向第一請求執行人清償工程款項，被執行人通過其股東及行政管理機關成員D製作及蓋章簽署的一份文書，其中尤其清楚地承認就“XX工程”對第一請求執行人負有一項金額為 MOP665,912.00的欠款。

18. 一直以來，被執行人完全知悉其股東及行政管理機關成員D代表公司與第一請求執行人簽署的所合同和相關文件，亦允許其代表公司與第一求執行人就“XX工程”繼續進行的商討、聯繫、工程款支付等。

19. 這樣，毫無疑問，被執行人需同樣地須對其股東及行政管理機關成員D

以其名義製作及蓋章簽署的上述工程欠款確認書負責。

20. 基於以上所述，被執行人已在確認書中明確承認其拖欠第一請求執行人上述的欠款，即合共為MOP665,912.00的工程款項。

21. 同樣地，一直以來，被執行人主要是通過其股東及行政管理機關成員D與第二請求執行人洽談、商討、聯繫，並尤其包括簽署工程合同和其他相關文件。

22. 如常地經洽商後，約於2021年1月，被執行人欲委託第二請求執行人就YY天地 show room 提供外牆棚架的搭建及拆除工程。

23. 為此，第二請求執行人向被執行人發出一份「YY天地 show room外牆搭鐵棚」，該報價在2021年1月27日由被執行人通過其股東及行政管理機關成員D簽署及蓋章確認。

24. 這樣，由2021年11月開始第二請求執行人便按照被執行人的指示開始“YY天地 工程”的各項施工。

25. 期間，工程進展一切正常，被執行人亦有確認工程進度。根據工程相應進度，第二請求執行人分別3次向被執行人提交「糧單申請表」，被執行人從沒有對「糧單申請表」或對該工程提出過任何爭執或否認，直至2022年1月前，被執行人亦有支付部分載於「糧單申請表」上的工程進度款。

26. 直至2022年1月前，因第二請求人隨進度完成相應工程部分，經提交「糧單申請表」後，作為支付相應部分的工程費用，被執行人於2022年1月18日簽發編號為06138228，金額為MOP166.376.26之支票予第二請求執行人。

27. 於2022年5月，整個“YY天地 工程”完全竣工，有關的棚架亦隨完結而由第二請求執行人全部拆卸清理，所有的工程內容亦已獲被執行人確認。

28. 上述的工程金額已向被執行人提交，“YY天地 工程”的工程金額合共為MOP576,007.53，但被執行人至今仍沒有在第二請求執行人發出《結算糧單申請表》後按雙方的約定支付餘下的工程款項。

29. 基於此，被執行人尚未繳付予第二請求執行人之工程款項為

MOP409,701.27 (=MOP576,077.53-MOP166,376.26)。

30. 對於被執行人突然停止支付的行為，第二請求執行人感到非常驚訝，但本著善意、友好及合作原則，第二請求執行人隨即與被執行人安排進行商討，並與其股東及行政管理機關成員D多次協商，給予其合理的寬限期。

31. 然而，被執行人只是不斷地以不合理的理據拖延，始終沒有再作出任何支付。第二請求執行人只得多次透過口頭方式和電話信息要求被執行人必須正視工程款支付的責任。

32. 最終，在2022年5月23日，為保證將會以分期方式向第二請求執行人清償工程款項，被執行人通過其股東及行政管理機關成員D製作及蓋章簽署的一份文書，其中尤其清楚地承認“YY天地 工程”的工程金額合共為MOP576,077.53。

33. 且在上述的文書中，被執行人亦清楚地承認尚欠第二請求執行人之工程款項應為MOP409,701.27 (=MOP576,077.53-MOP166,376.26)。

34. 一直以來，被執行人完全知悉其股東及行政管理機關成員D代表公司與第二請求執行人簽署的合同和相關文件，亦允許其代表公司與第二請求執行人就“YY天地 工程”繼續進行商討、聯繫、工程款支付等。

35. 這樣，毫無疑問，被執行人需同樣地須對其股東及行政管理機關成員D以其名義製作及簽署的上述工程欠缺確認書負責。

36. 基於以上所述，被執行人已在確認書中明確承認其拖欠第二請求執行人上述的欠款，即合共為MOP409,701.27的工程款項。

37. 事實上，任何執执行程序都是以一項憑證 – 提起執行之訴的根本性文書 – 作為其依據，透過該文書來確定其目的 – 支付一定金額、交付一定之物又或作出一項事實 – 及其客體範圍(擬通過執行之訴予以清償的金額、待交付之物的特徵或將作出)之事實的詳細說明 – 和主體範圍 – (一名或多名)請求執行人和(一名或多名)被執行人(尤其於 Lebra de Freitas 的著作《A Acção Executiva》，第29頁；J. P. Remédio Marques 《Curso de Processo Executivo Comum》，第55頁；以及 Teixeira de Sousa 的著

作《A exequibilidade da pretensão》·第27頁)。

38. 執行程序的“基本”原則為：“若無憑證，則無執行”(見 Chiovenda 的著作《Instituciones de Derecho Processal Civil》·第2版·1948版·第一卷·第317頁)。確實，執行憑證是執行之訴的必要及充分訴訟前提，基於執行憑證來確定執行之訴的目的及範圍。

39. 以上已簡要述明，上訴人對被執行人分別擁有一項來自工程的債權，並獲得有關債務的確認書，由被執行人通過其行政管理機成員D清楚地承認所欠的債務金額，即分別地承認：

i. 就“XX工程”對第一請求執行人負有一項金額為MOP665,912.00的工程欠款；及

ii. 就“YY工程”對第二請求執行人負有一項金額為MOP409,701.27的工程欠款。

並同時在確認書的下半部份，非常明確記載著被執行人向上訴人承諾以分期還款的方式來清償該兩筆債務。

40. 中文的書寫習慣就是必須將內文的全部內容予以結合，並以上文下理之方式進行理解，故必須將確認書內的全部內容加以結合，並以文內的上文下理結合才能探究其內之真實意思。

41. 這樣只要細心完整地查看確認書內文的全部內容，便可以肯定，本案的確認書絕不只是原審法院所指出般，是一封單純由被執行人的職員 E 給予上訴人的職員F的信函。

42. 本案的確認書完全是一份由債務人(被執行人)簽署的，導致承認金錢債務的私文書，已具備法定的內容，可作為執行基礎。

43. 首先，因為 E 就是上述的被執行人的行政管理機關成員D；而 F 亦就是上訴人的股東及行政管理機關成員G。

44. 而且，確認書是使用被執行人的公司信紙發出，並同時是經由其行政管

理機關成員D所親自簽署，蓋有被執行人的公司印章，並明確地是發出予第一請求執行人A棚業有限公司及第二請求執行人B工程有限公司。

45. 從本案的確認書的內容來看，上訴人認為已相當清晰且明示方式予以指明，被執行人承認上述債務的存在，而根據《商法典》第236條第4款，被執行人需對由其行政管理機關成員所簽署的文件負責。

46. 事實上，上訴人有著相同股東及相同行政管理機關成員 – H及G，亦使用相同的法人住所澳門宋玉生廣場...號.....商業中心...樓...及...，需指出兩單位是相連通的。

47. 基於以上的理由，也是為著便利的考量，被執行人為保證將會以分期方式向上訴人清償上述的工程款項，被執行人亦通過其股東及行政管理機關成員D訂立及蓋章簽署的一份確認書，在同一份文書內承認拖欠上訴人欠款，而當中是明確指出具體金額、還款方式與還款日期。

48. 根據《民法典》第452條的規定：“一、一人僅以單方意思表示許諾作出一項給付或承認一項債務，但未指明原因者，債權人無須證明基礎關係；在出現完全反證前該基礎關係推定存在。二、然而，如未要求以文書以外之其他方式證明基礎關係，則上述許諾或承認應在文書內作出。”

49. 更進一步而言，即便是從上述規定中都可以看到，我們的法律允許透過一項“單方行為”去“許諾作出一項給付”或“承認一項債務”，且債務人無須指明令其承擔債務的“理由”及/或“(法律上的)目的”，即推定基礎關係“存在”而且“有效”。

50. 在《民事訴訟法典》第677條所規定的是，法律就執行憑證的構成所作的要求，旨在確保有“執行憑證”即同時存在一項“債權”，由此賦予相關債權人直接提起執行之訴的權利，不必再通過一宗宣告之訴來使其權利獲得法院的承認。

51. 而執行憑證必須滿足一定的形式並具備特定的內容，有關憑證必須能夠證明當事人之間已設定及形成的某項債務是真實存在的。

52. 事實上，上訴人認為，本案的確認書理應視為被執行人向上訴人明確而實際地承認債務的行為，即相當於在《民事訴訟法典》第677條c項規定的：經債務人簽名，導致設定或確認一筆金錢債務。屬於可確定金額之金錢債務之私文書之執行憑證。

53. 有鑒於此，只能得出以下結論：本案的確認書肯定具有“承認債務”的效力，原審法院應認可該確認書足以構成“執行憑證”，足以作為提起的執行之訴的依據，亦只有這樣理解才是正確的。

54. 基於此，原審法院所作出的被上訴裁決是違反了《民事訴訟法典》第677條c項規定及《民法典》第452條的規定，有關判決應為無效。

綜上所述，請求尊敬的法官 閣下接納本陳述書之理由，廢止被上訴的批示，應由另一項接受聲請書、命令傳喚被執行人並繼續進行後續訴訟程序的批示取而代之。”

★

Ao recurso respondeu a executada nos seguintes termos conclusivos:

I. 上訴人指被上訴批示在駁回上訴人的聲請時，並沒有說明駁回的理由，有關的批示明顯違反現行《民事訴訟法典》第571條第1款b項及同一法典第108條第1款的規定。

II. 被聲請人認為被上訴批示並沒有違反上述說明理由的規定。

III. 根據被上訴批示簡述了現行法例下何種文件可以成為執行名義，而根據上訴人的最初聲請，是以附於該聲明的文件11作為提起執程序的執行名義。

IV. 然而上訴人所謂的“執行名義”，只是一份兩個公司之間的內部通訊文件，根本不符合《民事訴訟法典》第677條各款項的規定。

V. 在葡國司法實務見解中，要構成判決沒有說明理由，需要有關判決是絕對地沒有任何理據或解釋。

VI. 被上訴批示的最後段落已清楚解釋為何不納文件11成為執行名義的理由，而并非一點理據也沒有說明或指出。

VII. 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394條第3款的規定，“如果原告選擇的形式不能採用有關起訴者，則駁回該起訴狀”。

VIII. 因此不應該接納上訴人這部份的理由。

IX. 上訴人在陳述書的第10條至第42條，詳述了上訴人與被聲請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係。事實上，有關內容完全摘錄自最初聲請的第1條至第41條的分條縷述的全部內容。

X. 根據《民事訴訟法典》第599條的規定，中級法院當然可以就事實方面進行審理。

XI. 但從該條的規定已經「列明」，中級法院就“事實方面的裁判”進行審理。

XII. 需要指出，上訴人提出的事實，在初級法院未經被聲請人進行反駁或答辯，進一步而言，有關的事實在一審階段尚未經過執行程序中的異議程序(見《民事訴訟法典》第696條後續程序)。

XIII. 並再由一審法院的法官進行審理，再透過《民事訴訟法典》第700條第2款規定透過判決而得出的「事實」。

XIV. 本上訴的標的是對上訴人向原審法院呈交執行名義遭初端駁回之裁定，而非對該執行名義中的實體法律關係作任何事實認定及審理。

XV. 本案上訴標的屬初端駁回批示，只針對聲請狀所提交的文件是否屬執行名義的問題作審理，當中並沒有對聲請狀的事實事宜作出任何認定及審判。

XVI. 明顯地，上訴人將最初聲請第1條至第41條陳述且未經證實的「事實」內容放入陳述書中顯然不當，應視之為未陳述或不考慮有關部份。

XVII. 在上訴人提交的陳述書的最後一部份，上訴人解釋並指出其為何認為附於最初聲請的文件11滿足為執行名義的條件。

XXVIII. 除應有尊重外，被聲請人認為該文件仍未見成為執行名義的條件。

XXIX. 首先，上述人指出有關文件已經載有被聲請人承認對上訴人的債務，并且已經得到作為被聲請人行政管理機關成員之一的D簽名確認。

XX. 澳門終審法院在第149/2020號案的判決中曾經對執行憑證的定義作出了扼要解釋，有關內容詳見上訴人提交的陳述書第43條及第44條，被聲請人在此不再贅述。

XXI. 而中級法院在第303/2004號卷宗的判決也有類似的理解。

XXII. 從上述兩個審級法院的判決中可見，執行憑證是“創設債權的法律事實，有了它就不必再去陳述待被執行權利的理由或原因。”

XXIII. 然而，我們需要清楚知道，本案中債權債務的客體是三個依法設立的公司法人，而非一般的個人，而彼此之間的債權債務關係從法律上所屬為一個承攬關係(詳見陳述書及最初聲請的內容)。

XXIV. 上訴人所提交作為執行名義之私文書，在不排除該私文書之出具是否存在合法性的問題，單憑從內容中提及各主體的關係上看，是與兩間不同的法人公司(分別是第一請求執行人及第二請求執行人，分別及各自與同一被上訴人，針對兩個不同時間、不同地段的工程項目有關)。

XXV. 就該私文書內容，不難看出存在兩項工程承攬項目。

XXVI. 所以上訴人與被聲請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係仍源於合同，而非源於這份文件，這份文件根本就不是創設上訴人與被聲請人之間法律關係的文件。

XXVII. 尊敬的 被上訴法庭法官定性這份文件只不過是公司內部書信是合理且毫無疑問。

XXVIII. 上訴人在陳述書亦引用《民法典》第452條的規定，指被聲請人已透過該文件承認有關的債務。

XXIX. 然而，正如上述兩名上訴人與被聲請人之間的債權債務關係源於合約(見附於起訴狀文件11)。

XXX. 只要細心閱讀《民法典》第452條的規定，不難發現該條文根本不能適用於本文中，因為該條是規範在一個“單方法律行為”下承認一項債務。

XXXI. 事實上，兩名上訴人所引用條文源於《民法典》第451條關於單方法律行為的章節，根據《民法典》第451條的規定，“單方許諾作出一項給付時，僅在法律規定之情況下該許諾方具約束力。”

XXXII. 換言之，只有在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才具有約束力。

XXXIII. 上訴人提交的文件所提及的工程項目，作為一項承攬法律關係中最後需要透過結算，才能釐清彼此之間最終的債權債務關係。

XXXIV. 可見，所謂執行名義有提及兩項與兩名上訴人的工程項目相關的金額及付款計劃安排，但不足以界定該文件所顯示的金額屬該兩項工程各自的實際結算的工程總價。

XXXV. 因為該文件行文中所提及的工程尚有上家，被上訴人與上訴人存在次承攬關係。

XXXVI. 因此，按兩名上訴人所述與被聲請人彼此間的債權債務關係不是單靠一張內部信函就可以釐清，亦不是斷章取義般適用《民法典》第452條規定就可以確認。

XXXVII. 儘管兩名上訴人在聲請狀中有對工程相關的事實有所敘述，但相關事實是否屬實，應透過一般宣告之訴作事實認定，並非在執行程序中對承攬關係之相關事實作認定。

XXXVIII. 綜上所述，被上訴批示界定該私文書整體內容未顯示出雙方當事人透過該文件設定或確定任何債務，該批示並無不妥。

XXXIX. 故此，懇請尊敬的 法官閣下裁定駁回上訴人的上訴。

基於上述理由，現懇請尊敬的 法官閣下接納本答覆的理由，維持被上訴批示的決定，最終駁回兩名上訴人的全部請求。”

Colhidos os vistos, cumpre decidir.

II) FUNDAMENTAÇÃO

Está em causa a seguinte decisão de primeira instância:

"Da falta do título executivo

Nos presentes autos de execução veem os Exequentes com base no documento n.º 11 junto do RI, servindo-o como título executivo para intentar a acção de execução contra o executado.

A propósito de título executivo, o Prof. Alberto dos Reis ensina que o título fixa os limites da acção executiva, é pelo título que se conhece, com precisão, o conteúdo da obrigação do devedor: qual o montante que deve pagar, qual a coisa que tem de entregar - cf. Alberto dos Reis, Processo de Execução, Vol. I, p. 69.

O que quer dizer que o título executivo fixa os limites da acção executiva.

Alegam os exequentes nos artigos 49º e ss do RI que constitui como título executivo o documento n.º 11 junto com o RI (fls. 55 e ss).

Importa antes de mais apurar se o referido documento tem valor de título.

Nos termos do artigo 677º do CPC, à execução apenas podem servir de base:

a) As sentenças condenatórias; b) Os documentos exarados ou autenticados por notário que importem constituição ou reconhecimento de qualquer obrigação; c) Os documentos particulares, assinados pelo devedor, que importem constituição ou reconhecimento de obrigações pecuniárias, cujo montante seja determinado ou determinável nos termos do artigo 689º, ou de obrigação de entrega de coisas móveis ou de prestação de facto; d) Os documentos a que, por disposição especial, seja atribuída força executiva.

O referido documento n.º 11 junto do RI em que se trata de uma carta enviado por um indivíduo com nome F, empregador do 1º Exequente para E, empregador do Executado, nos termos do qual manifestaram o acordo quanto ao pagamento fraccionado dos montantes da obra em falta. E em lado algum se extrai do mesmo documento a constituição ou o reconhecimento de qualquer obrigação.

Assim e sem mais delongas, por falta de título executivo, indefiro liminarmente a petição dos exequentes.

Custas a cargo dos Exequentes, fixando-se a taxa de justiça em 1 UC - art.º 15º do RCT.”

★

Alegam as recorrentes que a sentença é nula por não ter sido especificados os fundamentos de direito.

Estatui-se na alínea b) do n.º 1 do artigo 571.º

do Código do Processo Civil que é nula a sentença quando não especifique os fundamentos de facto e de direito que justificam a decisão.

Em boa verdade, há falta de especificação dos fundamentos de facto e de direito que justificam a decisão quando se verificar uma ausência total de fundamentação.

Se a fundamentação é deficiente ou incompleta, não há nulidade. A sentença será então, ilegal ou injusta, podendo da mesma ser interposto recurso, nos termos gerais.¹

Não basta, pois, que o juiz decida a questão posta; é indispensável que produza as razões em que se apoia o seu veredicto. A sentença, como peça jurídica, vale o que valerem os seus fundamentos. Referimo-nos ao valor doutrinal, ao valor como elemento de convicção, e não ao valor legal. Este deriva, como já assinalámos, do poder de jurisdição de que o juiz está investido.²

No vertente caso, podemos assinalar que tanto os fundamentos de facto como os de direito estão consignados no despacho liminar, sendo verdade que a decisão seria mais completa se contivesse as disposições legais respeitantes ao indeferimento liminar. De qualquer forma, por não se

¹ Viriato de Lima, Manual de Direito Processual Civil, 3.^a edição, CFJJ, 2018, pág. 568

² Alberto dos Reis, Código de Processo Civil Anotado, Volume V, 3.^a edição, 2007, pág. 139

vislumbrar a alegada falta de especificação de fundamentos que possa conduzir à nulidade da sentença (despacho de indeferimento liminar), improcede o recurso quanto a esta parte.

*

Vejamos agora uma outra questão.

Ao contrário do que entende a juiz de primeira instância, sustentam as recorrentes que o documento n.º 1 junto com o requerimento inicial deva valer como título executivo.

A nosso ver, julgamos assistir razão às recorrentes.

Ao abrigo da alínea c) do artigo 677.º do CPC, prevê-se que *"os documentos particulares, assinalados pelo devedor, que importem constituição ou reconhecimento de obrigações pecuniárias, cujo montante seja determinado ou determinável nos termos do artigo 689.º ou de obrigação de entrega de coisas móveis ou de prestação de facto, podem servir de fundamento à instauração da acção executiva"*.

Como se decidiu no Acórdão da RP, de 21.11.2002, citado a título de direito comparado: *"É título executivo um documento particular no qual a pessoa que o emitiu e assinou, reconhece ser devedora de uma obrigação pecuniária líquida (ou liquidável através de simples cálculo aritmético)."*

Também se determinou no Acórdão da RL, de 10.1.2016, o seguinte: *"O documento particular que incorpore o reconhecimento de uma dívida faz presumir a existência da relação subjacente, negocial ou extra negocial, até prova do contrário e, por isso mesmo, valerá como título executivo."*

Conforme decidido no Acórdão deste TSI, no âmbito do Processo n.º 303/2004:

"Com base no assim estatuído, legítimo parece-nos de concluir que as exigências da Lei quanto à formação do título destina-se a estabelecer a garantia (ou a dar a segurança) de que onde está um título executivo está, ao mesmo tempo, um direito de crédito, criando-se assim ao respectivo credor o poder de promover a acção executiva sem necessidade de ver o seu direito judicialmente declarado através de uma (prévia) acção declarativa.

Daí que o título executivo tenha de satisfazer a uma certa forma e ter um determinado conteúdo, necessário sendo que o título esteja em condições de certificar a existência de uma obrigação que entre as partes se constituiu e formou, pelo que, do ponto de vista do conteúdo, o título executivo deve representar um facto jurídico constitutivo de um crédito, afastando-se com o mesmo a necessidade de alegar as razões ou causas do direito exequendo, (basta pois invocar o título e a possibilidade

de dele dispor, isto é, ter legitimidade para pedir com base no invocado título)."

No caso vertente, verifica-se que a executada dirigiu uma carta às exequentes, confessando ser ela devedora das mesmas da quantia liquidada de MOP1.075.613,27, tendo ainda aquela executada assumido a promessa de efectuar o pagamento da dívida em seis prestações mensais.

Em boa verdade, ao declarar nessa carta que "經我司核對和確認貴司提交的YY天地 showroom 棚架工程之結算金額總數為MOP\$576,007.53 · XX棚架工程結算金額總數為MOP\$665,912.00。全部總數合共MOP\$1.075,613.27 (...) 但為著合約精神我司安排以下付款計劃給貴司(...)" (sublinhado nosso), a executada confessou a existência da dívida e assumiu perante as exequentes a obrigação de lhes efectuar o pagamento, em prestações, da quantia liquidada de MOP1.075.613,27.

Se não fosse uma declaração de reconhecimento de dívida, não se percebe por que razão a executada ora recorrida Companhia de Engenharia C Limitada teria assumido no próprio documento que ia pagar a dívida de forma parcelada, em seis prestações mensais?

Isso demonstra que a executada, ora recorrida, já reconheceu, no próprio documento que serve de base à execução, a existência de dívida para com as exequentes, sendo assim, o documento n.º 11 junto com o requerimento

inicial pode ser havido como título executivo, e o facto de o pagamento dever ser feito em seis prestações mensais não constitui obstáculo a essa qualificação.

Isto posto, por verificados estarem os pressupostos previstos da alínea c) do artigo 677.º do CPC, o documento em causa pode servir de fundamento à instauração da presente execução, devendo, assim, conceder-se provimento ao recurso.

III) DECISÃO

Face ao exposto, o Colectivo de Juízes deste TSI acorda em **conceder provimento ao recurso jurisdicional** interposto pelas exequentes Companhia de Andaime A Limitada e Companhia de Engenharia B Limitada, ora recorrentes, revogando a decisão recorrida e, em consequência, determina que a execução prossiga os seus termos até final, se outra razão a tal não obstar.

Custas, nesta instância, pela recorrida Companhia de Engenharia C Limitada.

Custas, na primeira instância, pela parte vencida a final.

Registe e notifique.

RAEM, aos 26 de Outubro de 2023

Tong Hio Fong

(Relator)

Rui Carlos dos Santos P. Ribeiro

(Primeiro Juiz-Adjunto)

Fong Man Chong

(Segundo Juiz-Adjunto)